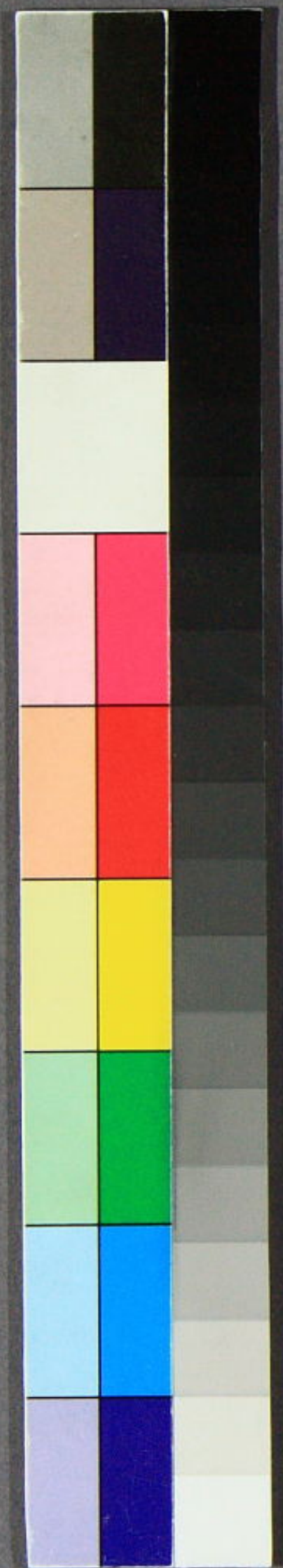


初庵集
五

~16
2356
5



和
2356
卷 7-5

初庵先生全集卷之九



祭文

祭心遠子韓霽園文

丁丑舊稿

嗚呼霽園名滿乎一國而不能顯其身於 明朝才
高乎當世而不能延其生於中壽蓋其於國於家俱
得於始而失於終所以使霽園困頓消鑠於幽憂抑
鬱之中而遽止於是也嗚呼霽園之死其使余悲也
已霽園以聰明簡敏之資如瑚璉圭璧可施之於貴
而不可使之賤也故霽園亦雅自許以進取而不肯
退處也當 正廟右文之時霽園方年妙才盛雖家



居未顯而其所與遊者皆奎華名臣嘖嘖稱霽園爲
之屈節而下之 正廟雅聞其名而親評其文若將
引而進之於制誥顧問之列者夫霽園委巷一布衣
耳乃見知於 九重之所天雖官無一命其榮豈不
多於袞冕軒駟之重乎此其於國而得於始者然也
既其時移世變橫罹竒禍擯之於瘴海千里之外雖
其胷中之明竟自申於暗昧之謗而五年絕域離騷
侘傺已摧折其半生之氣則嚮所謂始之得者適足
爲終之災而已也嗚呼霽園之終始於國也夫安得
不使余悲也霽園家世華盛父祖之賢兄弟之秀既

有以自樂於內而服食玩好又有以厚奉於外方其
始居於漢師也所謂藕華之館方池環宮藏書萬卷
日歌詠於其中鄉國豔之指以爲神仙中人方是之
時世間所謂悲愁憂患豈得一上於霽園之眉也哉
此霽園之始得於家者又然矣十數年來家勢大傾
而期功之間變故層生其憂苦怵迫凡人之所以未
盡有者舉皆集於霽園之身上無所仰下無所依榮
榮在疚胸中之結而未釋者如火之漸燃而益熾奄
至於此而莫之救也蓋霽園氣象清越本不可嬰以
憂苦而其得於始者既如彼其泰矣故反之於終而

愈有不可堪之理焉嗚呼霽園之終始於其家也又
愈使余而不得不悲也余與霽園有兄弟之好粵自
孩提有識以至於今四十有餘年雖其趣向好尚不
能盡同然知霽園而悅霽園者莫有如余之深且切
者也况孤露之生哭盡其諸姊妹而所餘者獨霽園
之室耳年衰情至相依愈切而霽園又爲之表裏唱
和所以使余粗有樂生之意於斯世者職此之由而
已矣今霽園喪矣則吾妹之得生與否固未可知而
藉令得活亦纍然一未亾人耳其又何辭之可慰而
何生之可樂也嗚呼霽園之死其使余悲也一至於

此哉霽園文字伏一時而乾沒於困阨流離之中不
能大肆力於著述以自表見其所流行衣被於世者
獨功令之體而已嗚呼霽園之才豈止於是哉夫文
章之得傳與不傳亦係夫其人之命之通與塞也是
則所以使霽園不得於國與家者又使之不得於來
後也嗚呼是豈不尤可惜而可悲也哉遠期之道一
勸告訣嗚呼霽園尚此來饗

祭戚叔金公宗玉文

巳卯

維歲次巳卯正月甲午朔初八日辛丑戚侄某謹以
酒果之奠告訣于故學生花開金公之靈筵日嗚呼

在昔先祖考之於先尊通德郎公平生相許爲知己友若先人之於公兄弟則又有骨肉兄弟之恩焉蓋前後七八十年之重恩累誼淪浹充周化異姓之敦而爲一家之懿某於通德公則固未及獲侍而其遺風餘韻之及於聞知者亦無異於目覩而親炙之矣若公兄弟之所以事吾祖妣與吾先人者則其所服習而慕悅之者深且切矣回念往事昭昭然如在目前而先人之不在世幾二十年獨我公兄弟而幸存則某之所以歸依慰仰於我公兄弟者豈獨以戚聯之厚而已也哉每時省候伯仲季鼎坐怡怡而猥蒙

引進與之叙情話診甘苦宛然有廿餘年往事之遺意嗚呼是豈某之所易得於此世者哉顧公今又喪矣則此段又隨而往矣此某之所以失聲長慟而不能自己者也惟公以慈仁忠直之資八十一年持已如玉兄弟之無故子姓之蕃衍皆其德之所致而一門大小循循爲一鄉之法家公以大耄之老巋然在上備食其孝友之養天之報施可謂厚矣公又何憾乎世哉惟公既喪之七日而季氏公遠復踵逝諸卑幼皇皇有重衾之不可忍而仲氏公又蹢躅若無依然者此其於盛衰哀樂之際真有所不可測者而某

之悲又有以竊自附於子弟之後者故於啓日敢此陳訣伏惟尊靈庶有以鑑我之衷情也

同羣從祭再從大父嘉善公文

嗚呼家之盛衰之運而人之壽夭乘焉吾家惟七代祖考通政公享有九十一歲自後累世咸不永年近代以來稍復獲壽而惟我大父歷年最高加於通政公又四歲以致髮蓮再香爵齊二品奕奕爲一國之人瑞嗚呼猗哉是豈無所由而然也哉祖考仁善之氣綿延相傳至大父而無替遂乘其回運之盛也歟然而大父之無憾於世而小子等有無涯之慟焉蓋

大父久視於家其身之盛衰與其家俱焉大父之盛也諸祖諸父俱在家有慈父戶有順孫視宗事如已事收遠族如至親大父之衰也長上皆已逝盡惟大父巍然獨存而故家之典刑尚在其厖厚純古之氣使後生子孫滴者反淳疏者復戚如元龜寶鼎守國鎮都不見其有爲之跡而自然使基本鞏固休祥並興此大父之壽所以關一門盛衰之運而今也喪矣故家之典刑無復可見後生之澆漓無復可淳宗族將日以益疏宗事將日以益散然則大父雖適然順去而小子等又安得不失聲而長痛也哉大父以一

門大老躬承三室之祀其最尊於小子等爲六世祖
朔望會謁祭祀祿將諸宗俱預以致如在而遠代聲
容之彷彿也實依大父而有象今焉已矣六代祖之
主將祧而永遷矣嗚呼門戶之事一朝頓革不可復
反是豈可忍也耶啓期在邇聚首告訣伏惟尊靈庶
賜歆格

祭老婢鳳今文 辛巳

維歲次辛巳正月干支男山初翁以老婢鳳今之柩
引至于大川先壙之傍舉觴而訣之曰嗚呼吾家素
貧無他臧獲惟汝一青衣以持艱苦凡七十餘年已

歷三世矣譬之微弱之國得一介斷斷之臣以不至
於顛危由是而言則汝之於吾家其所關豈淺淺哉
跡汝生平蓋皆閨中厨下之細微而其可勒於金石
者甚衆汝身無衣汝口無食而其一心供上夙夜殫
力如有物驅而使之者峽田晨餉山居遠汲風雨冰
雪縈辛纏苦而其誠汲汲若渴赴飲藥爐之侍連月
而曾不戀於私室行傭之資日至而舉皆入於奉上
蕪萋之粥滹沱之飯其舉不一以至姑姊妹之生長
吉凶皆汝力之所及宗黨之嫁女娶婦皆汝目之所
相畧而言之其效已如此所不能言者又豈可量哉

顧汝一生勤苦而依歸得所自王太夫人以至先夫
人皆寬於御下煖汝飽汝雖不能盡如其心而其所
以涵濡覆燾於汝者如父母之於嬰兒所以於艱虞
之際息義並篤上下交至其視富貴之家食肥衣輕
而主亢然於上衆邈然於下者不啻霄壤矣男山之
宅凡州之人誰不知之苟其知之皆知汝之名矣汝
之榮亦已多矣所可恨者惟余承家無似不能少須
臾安養汝以酬其前日之勞而老盡其力以至於此
且汝之疾宜吾之所自養而勢有所不給暫寓汝於
汝女之房汝卒吾不在視而汝獨戀主之不已思還

於吾家蓋其始終一心貫徹於幽明而吾之所以負
汝者於是乎爲益甚矣非負汝而已也所以負昔日
二夫人遇汝之至意爲何限也嗚呼其可悲也已今
汝以七十餘年忠養之誠歸侍於在地洋洋之靈爲
可以無愧矣顧我廓然於世今又哭汝環顧家中無
復舊人汝謂我何以堪之哉一慟告訣聲淚俱盡汝
其知也耶不知也耶

祭從兄進士公文

嗚呼從氏其舍我而逝耶從氏固舍我吾又忍舍從
氏而居也耶懿親之喪固人人之所同戚也而乃吾

之哭從氏則有甚焉者大則門戶之衰小則一身之
窮舉決於從氏之喪而莫之復救也斯二者之爲戚
又豈人人之所同也哉嗚呼吾家世以孝友相傳而
自曾王考同知公以來門戶益大從氏以王考足窩
公命承同知公之祀以統乎堂兄弟於是乎從氏之
關於吾家爲甚重而其快爽俊敏之資又有以克述
世風妙年國庠祖武是繩譬之芝蘭玉樹稱其家之
階庭每歲時芬苾會孫之祀孔禋而諸父諸兄俱在
孝思惟永宗事以叙一門之內蔚然丕興何其盛也
數十年來家運大否父兄長上皆已傾逝後生晚進

寢不如古目前萬事舉可痛哭流涕而顧以從氏之
在也庶幾扶持維挽以終不墜乎先人之遺烈今從
氏喪矣將誰任其責者哉然則從氏之喪非其命之
不幸乃一門衰敗之機關樞紐之所由也此余所以
重以爲哀而不能自己者也人生斯世祖考父母撫
臨在上教我育我固樂之至者而伯仲墳簞宣歡導
和以左右於其下又豈可少哉顧余不肖蒙被祖考
父母之隆慈浚愛實有加於人倫之常而獨其榮榮
之生無他兄弟惟從氏一人而已孩提髻鬢並抱於
足窩公之懷弄雛塗鴉惟與從氏冠而壯也送侍於

吾先人吾叔父之側講古論今亦惟與從氏既皆不
祿而靡恃靡怙廓然無意於斯世也時日相對叙情
話而商家政以相慰勉得自保於餘日亦惟與從氏
蓋余之生自始至今吉凶憂樂無一之不與從氏而
家庭之內世級一降則其心所以歸依於從氏者輒
覺有一重之深焉從氏以今家中謂誰之復在而遽
捨我以去耶惟余不孝不弟爲神明所割使之年未
始衰而盡喪其天屬親長投而昇之桑海灰燼之墟
熒熒然獨哀其生而已然則從氏之喪乃吾命之窮
之使之然而非他也吾又如之何其不長痛而永傷

也哉嗚呼吾之於世以身以家俱不可以一日而無
從氏而從氏今也則已矣舍之而不可忍留之而不
可得尚復何言哉惟余兢兢於未死之前率厲後輩
無忝所生以爲異日隨從氏而歸見祖考父母於九
原之地而已尚復何言哉嗚呼從氏今年未五旬而
自數歲以來憔悴爲已甚然其豪健之氣尚猶未挫
山遊聯筇近在徂秋夜雨對床只隔旬餘數日之疾
笑語雍容而遂爾長逝夫人死生固如是之遽也耶
龍蛇之厄自古云然而不幸適符於吾家在昔足窩
公之喪其歲在巳今年復然而又其月日正值於先

叔母之諱辰茲豈其命也耶仁之不能必壽其來尚
矣何獨於從氏乎而疑之疑與不疑姑置勿論而從
氏則已矣襲矣歛矣舉而就之棺矣又視墓地而卜
有日矣先壙之側歸侍洋洋從氏又何憾哉顧此無
祿從靈輻而行哭於勝戰鬥之外者凡幾喪矣悠悠
蒼天此何人哉勉弟之行千里矣專赴固已致之而
往還遙遙幸而及於啓期之前則幽明之間兩可以
少釋矣就其未及亦行且至而匪遠矣從氏其少安
而長逝也嗚呼與從氏訣其止於斯耶然而言之所
不能盡者從氏當自知之矣惟從氏雅賞音於余文

謂可以漸進於古作者今方寸亂矣其何語之能文
哉惟有一酌盈盈之酒奉之如他日之獻侑從氏其
有以來舉之也嗚呼尚饗

祭菑墅韓公文

嗚呼鄉黨之間有老成尊宿爲其衆所矜式者則後
生學業有所考正吉凶儀式有所持循善者有所興
而不倦不肖者有所畏而不敢此其有補於風化豈
少也哉吾鄉舊都之餘也風俗之美不與他等究其
源而論其世則蓋皆有人以成之而挽近以來則惟
我先師蘿山先生卽其人而公與有功焉蘿山云亾

已十有餘年而公又繼逝此豈非一鄉之厄也歟蓋
公少有志於古人之學出入於蘿山之門而銳意讀
書日精以博措事制行嶄嶄有立及其年高而德邵
則該通乎經傳練達乎時務巍然爲一鄉之大老鄉
之人士執卷問難會禮質疑者踵日相接而疑者以
釋難者以解皆虛往而實歸跡公終始八十餘年之
間其澤之所漸風之所被凡有功於此鄉之俗者詎
可以一二數也哉若公者雖不得位於時而其功用
之及於人可謂博矣奈天不憖公今喪矣後生晚學
將於何考業吉凶疑晦將於何辨質而鄉俗之可以

漸興於善者將遂往而不可復回矣是則公之存亾
乃一鄉之盛衰而今焉已矣豈不痛哉嗚呼某之先
人與公同年之交少壯連業情好甚篤或邀之於家
塾之內或相隨於山澤之間爲日久而托契深矣逮
先人下世某謀所以掩諸幽而不肖生晚不及見先
人盛時事以是訪於公公所舉數事皆關大節而可
示於後者苟非公知德之明察之審而識之固不肖
於斯世將誰憑而得此者哉鏤骨銘感不可忘也已
惟公猥以余故人之子不鄙其無似而辱眷厚甚至
每時節省候輒與坐而諄諄撫摩慰恤使之油然而

不能去雖某之不肖佩先誼之綢繆感思私之深至
固以公爲依歸矣今公喪矣孤露之餘樑木之痛當
復如何也哉茲以卽遠有期德容永閔悼餘生之靡
仰痛一鄉之缺陷敢陳詞以告訣伏惟尊靈其有以
鑑我之衷也

祭戚叔金公宗祿文

甲申

嗚呼我公之喪憲基竊有無窮之憾焉公家卽吾先
人之外氏也憲基稍省事猶及兩家之盛時吾祖妣
若吾先人兄弟俱在公兄弟三人並存公兄弟事吾
祖妣如事母吾先人兄弟與公兄弟如同產而叔父

又朝夕於公以資事育兩家孝友之風相熏相襲融
融無內外之間嗚呼故家睦婣之隆蓋多有如是者
歟而自則以爲未之他見也憲基無似感悅歆聳竊
願自效於後承之末而公又辱眷厚甚至撫摩引進
自幼時已然旣而祖妣父兄奄皆傾背孤露之餘惟
先故是慕而公之伯氏季氏又相繼下世惟公巍然
而獨存嗚呼以前日如彼之盛爲今日如是之衰而
幸而有公焉此其於依仰之情爲何如哉而况氣類
之相通其情性形貌豈無有儗然彷彿於視聽之間
者耶每進見俯仰感慰雖不能顯設諸口而常默默

以存諸中嗚呼此又豈求於人人而可得者耶公今
喪矣環顧內外廓然無復可寓此意於此世者也其
爲餘生之感詎有窮已哉已矣已矣無復可追矣惟
吾兩家孝友睦婣之風當時幸及見之而及今不敢
遺忘庶將與諸同輩誦說慕仰勿替引之而已也嗚
呼痛哉若公之寬密淵吉早立其家四郎迭侍克述
世風而大耋康寧神情不耄儼然爲一門之衆父衆
祖而覆庇之及喪五服盈庭呱呱若乳兒之失哺此
則公之德之福之大過人者而有非憲基哭私之所
能詳也嗚呼痛哉尚饗

祭是憂韓公文

嗚呼痛哉老兄其果舍我而逝耶平生資益一朝喪
之而吾未耄老公遂不返也公之與我志業則同道
也交好則累世也以義而謂之朋友固也以恩而謂
之兄弟亦可也以恩而言則公年長於我又夙茂於
我吾家庭事吾未及知公有所知之者而吾鮮民也
吾親之疾病喪威連歲相仍公左右我調護我無不
周至而其至意源源常有無窮者焉以至吾宗族姻
戚凡吾所親公無不習而其吉凶憂樂吾所與共者
公無不與在而助之有濟焉以故公之與我非獨吾

家人知之鄉黨亦共知之也以義而言則自我始學
與公同趨而我性空疎公材通周我褊弱而昏慵公
寬毅而明敏我數進而數退公循循而有序疑於不
合之甚多而卒爛漫之同歸以故平生慕悅幾無物
我內而心志外而事爲動以公爲依吾所迷方公必
牖教亦有不待言而直以心擬議於公而得之者要
之使我不敢於不善而勉於爲善不大獲戾以至于
今日者皆公之賜是則人或未及知而吾所獨知者
也以思以義凡公之所以爲益於我者博乎其若是
吾又如何可以一日無公而居也公雅不懷土胥宇

問舍於湖嶺之間久矣而亦有其弟若子先往而居
之者吾常懼公之卒然違我而遠去也今乃非復湖
嶺之近而泉臺之遠也耶嗚呼痛哉命也已矣惟公
之長子先亾其孤寡孑然而公之二子又東西落落
公若少須臾無逝則庶事其將有緒而今不能然公
雖能恬然以正終而吾其何無憫於觀居也嗚呼痛
哉誌幽之任匪余所堪而誼不當辭也故謹已書余
之所及知者雖未必盡底蘊而亦足以質之於神明
矣公又何憾焉獨念公於道之大意學之要旨固已
知之而其志有未克究焉若其智慮淵遠用意忠厚

則有可以澤利萬物者而又徒歛焉以沒情也又如
之何也哉嗚呼痛哉吾道不幸一自己巳臯比永撤
之後牧翁止庵相繼淪逝顧余年衰志荒聞學日負
於初心而今又喪公則此心慄然若臨淵谷其誰與
收拾桑榆以歸見師友於地下也嗚呼痛哉郊園索
居景物幽然南地草生西嶺雲停而熏熏之笑語常
畱在耳卓卓之志節永認在心其何日之可忘也嗚
呼痛哉尚饗

祭外舅間泳朴公繼室李氏文

戊子續稿

嗚乎孺人婦德之純而遭夫子於既衰母道之至而

哭二世於式似才一何賢命一何否夫惟間泳公之
長德曾無一血胤以繼其世獨遺孺人使之在後飽
飫艱苦而卒有濟葦屋化為蓬葦江海變為桑田而
祖考之烝嘗不替族親之融洽如前及其曾孫有室
亦既抱兒家道庶幾有定翩然委而去之蓋三十餘
年之間疾病喪威靡所不經而扶持夫家之門戶不
墜古先之休聲如弱國之蓋臣蒙危難以存宗社於
無極天豈以是報間泳公耶若於孺人則已酷矣惟
孺人寬裕仁厚度越常情識體知命亦克其明惡言
永絕於聲口怨尤不及於天人諸所撫御則恩誼浹

其肌骨處之阨窳而情性安於本真是豈閨門之所
多有而險釁乎厥躬惟一女之克肖信能宜於所從
藉以致養誠如在室爰及其終亦極志物天又以是
慰孺人之竒耶然而間泳公與孺人之爲命俱使余
悲也嗚呼昔吾哭間泳公與公之前夫人俱在余幼
少旣孺人撫吾室如已出又推恩於余尤甚至到凡
吾之所以養生而送死皆於孺人乎而爲賴休戚之
相關最久仁惠之俯及甚大旣吾室之云亾亦修誼
而無改顧靡效於尺寸中自負於愧耻今忽焉而永
違惟誦德而不忘慟靈辰之莫留陳訣語而舉觴嗚

呼哀哉尚饗

祭朴久叔履恒文 巳丑

嗚乎久叔自吾兄之云亾余忽忽其無常行而踽踽
居而涼涼踵故途而來尋墮異世而彷徨何斯人之
違斯獨使余而未傷印我心者襟懷之磊落森我目
者儀容之軒張卓卓乎其不浼之高嶷嶷乎其不屈
之剛識趣吾知其明正度量吾知其深長求一世而
猶難矧多有於一鄉孰得之而不懼孰失之而可忘
肆晚境而會晤若童交而偕臧居寤寐而不置處憂
樂而相將戒我性之多踈每先事而致詳感此意之

網繆激余衷而增昂猗止翁之同聲昭相叅而翱翔
有湖山之爛漫無杯酒之繫量繫輔仁而樂志擬終
老猶未央乃吾兄之遽棄遺我曹而俛俛念舊跡而
皆陳追餘影而無方坦相親而相安澹不狎而持莊
諒無處而復得涕淚從其淋浪惟昔日之丁寧猥有
徵於蕪章述祖考之令德發賢閣之潛光悲此言之
在耳公遠下乎大荒因諸孤之勤屬撰詞納于幽堂
庶配德而聯書並永世而流芳敢有浼於謙謙持可
質於洋洋顧日月其幾何痛啓期之云忙跪陳辭而
告訣靈來舉兮此觴

祭岱淵李公勉伯文

庚寅

維歲次庚寅四月十五日岱淵李公卒于沁塢之第
屏山金憲基始以其月二十四日聞計衰病不能匍
匐乃於翼閏月戊子朔二十日丁未因門生崔柱碩
之行粗述訣語屬其至日以一鷄一爵陳于柩前而
讀之嗚呼公乎文獻之舊也而克述世風哇音之俗
也而獨追古腔南陵白華其行也篤退之居易其詞
也優使之進而有爲於世也吾有其具退而無名於
時也吾無其憂六十之年短耶則有千篇之不朽布
衣之儒窮耶則有三胤之昌後公庶無愧乎天而天

亦不負於公矣嗚呼公乎其又何恫耶惟我與公文
非童幼而誼敦三世生殊桑梓而居偶連第青眼一
拭白頭無改有山水之賞音無世俗之交態苟非心
融而神會者不足與語此今身已矣世誰知夫斯辭
也沁水悠悠我思與長嗚呼公乎歆此一觴

祭韓甥晚植文

嗚呼菊老人孰無死死亦孰不可哀然而惟汝之死
爲有甚於人人之可哀畧其細舉其大可哀者有四
而其一者則又歸其哀於我而爲我之所自哀有不
暇於哀汝者甚矣汝死之可哀也汝母早寡汝又幼

孤母以子依子以母依瑩瑩母子相依爲命凡天下
之爲母子而不可以須臾相舍者莫有甚於汝之母
子假如汝母他日以天年舍汝而終汝將無以爲生
矣今汝之舍汝母而死是將使汝母如之何而生也
是豈汝平日孝愛之本心哉此其大可哀者一也惟
汝先人以絕類離倫之才奮起於鄉閭馳譽一國朝
夕榮途而一跌不能復起長爲人之所惜汝卽其子
文雅才性庶幾似之汝先人不食之報當在於汝矣
今乃落魄差池竟不得成一各而死使汝先人之不
得伸於當年者又復詘於汝之身焉此其大可哀者

二也惟汝慈仁長厚孝弟根於心忠順著於外宗族
稱之交友信之是有壽之德焉頭角豐盈眉眼秀勁
是有壽之相焉以德以相汝決無有早歿法徒以汝
綺紈粱肉之餘而粹然遇貧事育無資營生無方內
鬱其心志外苦其筋骸浸以柴削而春中邁癘殆死
者累月雖復幸而得蘇然不惟醫藥食物之不能補
扶其羸弱而簞瓢徃徃至於屢絕人非金石其何望
於久完遂復致疾以至於斯是豈命耶若然者固孟
氏所謂莫非命者而非其命之正者則較然矣夫以
吾菊老之才且賢也而其死也乃出於非其命之正

者此其大可哀者三也惟汝家世華盛自四三代以
來才俊迭興爲一鄉人物之府庫資財饒厚園田半
一州而其經緯之密勿又足以維持於久遠是宜綿
延悠久日昌而日熾矣今乃於數十年之間無妄之
災不虞之禍交極而荐仍舊業之蕩然已無足論而
至其一室之內人無有永年踵相躡而徑去所餘者
惟汝與汝之季父而汝之季父既已老矣則凡所以
奉先收族而扶持其衰弊者惟汝一人之責也而今
又溘然以逝譬如大厦既傾而一木孤撐遂不克其
任之重而爲其所覆壓者然蓋自汝之死而韓氏之

門遂以墟矣夫盛衰興替之循環而相嬗固人家之常理而其猝暴而無漸從未有若汝家之甚者此其大可哀者四也凡汝死之可哀約而數之其大有如此者矣然要其極則又莫有過於汝母之可哀而汝母之哀卽吾之哀也嗚呼天下之感其有如哭子之甚者耶吾於仲子之喪已先折肱矣吾尚有丈夫子三人而哀猶如此而况於汝母之於汝一人者乎夫以汝母之賢天不降佑諸所經閱是何等變故耶出入乎萬死一生之中徒以汝之在也抑其哀以至于今日汝年三十有七而豈曾離於汝母乳哺之中耶

今汝之死汝之呼母之聲纒絕而汝母隨以絕而幾不能復蘇汝謂我誠何心而忍見此耶嗚呼吾姊妹四人三已傾逝惟汝母幸存而阨窮困苦無食以糊無衣以蔽惟汝克孝克順菽水之供足以承歡而幸復有子亦既成人矣吾以爲汝母當不至於如是之窮而終焉耳汝既治詞翰有聲科榮之悅當在匪久而汝子又漸能營產以贍其奉養則庶幾東隅之失粗收之於桑榆矣今焉已矣無復望矣汝謂汝母果能自慰如汝在之時而以延其生耶就其果能吾見其灰心木形以寄寓於斯世不復見其歡顏笑語以

樂生於餘日是將使我如何而爲汝母之地耶遠而
想之而涕零邇而視之而心碎無辭以慰其窮無術
以濟其艱舍悲茹痛徒默默以自摧殘隨復舍汝母
而先入於地矣此又將奈何也嗚呼汝之死也乃使
我至於此極耶此我之所以自哀者然矣而凡汝之
歿之可哀者又悉見於其中矣夫以汝之不應死而
死也而致汝母無以爲生以汝母之如是也而卽又
爲我之哀而不能自己焉蓋其哀之所感觸而牽連
者至於如此信乎其汝死之爲大可哀而不復可忍
也已嗚乎汝之死也以上人之言而未克卽寔就殯

於妙智之塋今葬有期矣九原不可以復作矣念汝
平生視余猶父而余今老病旣不能臨汝之壙則又
不忍無一語以訣之茲述其哀長號以告之汝有不
昧當亦摧仆隕絕不能已已於冥冥之中也嗚呼哀
哉尚饗

祭李甥楫文

嗚呼殷賚君兮死歟哀君之生常若其歿今其死矣
又當如何躍躍乎其出爐之金矯矯乎其追風之足
世之所罕家於何有始擬升之九天終乃墜於深坑
寃之則犯乎大戒責之則謬於至情今身已矣無復

望於其始而卒止於其終天乎天乎胡寧忍此嗚呼
姊氏之靈兮夫何以堪歟若余之生也又何以遭此
毒耶

祭忠兒初忌文

嗚呼丙申六月二十四日卽舅山翁之仲子忠錫之
初忌也翁扶曳往于其室爲文以哭之曰嗚呼忠兒
汝之不見吾凡幾日月矣汝則死矣或在有知無知
之中矣我則頽然而生矣其於思汝又何堪忍耶嗚
呼余之不仁育汝不卒觀汝之相無法天死知汝之
心當必終養惟以余之不仁不慈擗汝於極艱極苦

之境以至於促其生而夭死天下之父孰有如余之
不慈者天下之子孰有如汝之可哀者西江風浪胡
爲乎終日南村破壁胡爲乎永夜堯量之莊胡爲乎
殿後弓洞之宅胡爲乎守直干悲萬悔無有寤已崧
山之下小溪之東雙楸成門二松蔭庭汝記所謂汝
兄弟學詩學禮吹埙吹箎之所蓋已得其樂意者今
汝不在矣吾與汝兄弟悲之不暇樂於何有哉汝死
之後吾不能保汝妻兒汝之女壽百既已夭去汝妻
吾欲與之同居終不如意吾如之何哉嗚呼吾生幾
何多則十年以上矣少則四三年以下矣汝胡爲以

貽我天下之至戚耶假使十年之久貽我十年之戚也假使四三年之久貽我四三年之戚矣天下之爲父子者皆至情矣然爲汝父而如汝子者又豈多得乎吾又安得而不摧折耶且汝臨死之言謂不墮淚而去汝則然矣吾於汝之此一言時每思之心絕腸斷忽欲無生也嗚呼痛哉

祭魯谷馬令文

戊戌

嗚乎吾黨之有我公豈偶然哉清議以之而立頽風以之而振我公之於吾黨夫豈偶然而已哉古不云乎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蓋公之平生大致實在

於是夫如是矣何所徃而不可也而其師友之淵源聞見之博多知識之明爽辭令之辨確文字之簡勁又有以經緯而發揮之是其內外本末豈人人之所易及哉况今人物眇然老成尊宿皆已逝去唯公歸然而獨存今其喪矣先輩之遺韻難繼後生之矜式無處其爲痛悼又可窮已耶憲也與公有累世之好旣又從公後於蘿門之下其相知之深慕用之切有非他人之所能與知者比歲以來疾病喪戚多故卒卒不能源源奉晤而意謂餘日之尚多今焉永訣私恨耿耿凶報之來賤病又剗今始來哭事與情違英

靈不昧當有以鑑此

祭叔妹韓婦氏文

維歲次戊戌七月庚子朔二十日叔妹韓上舍心遠子之妻卒越五日將就祔于其夫壙左前一日甲子家兄憲基告訣于柩前曰嗚呼妹乎秋月之明良玉之潤裕乎其有容淵乎其有蘊孝友填於骨髓精誠貫乎金石凡百厥行爲範于俗暫寓於世備極哀樂早歲少康令德之所宜中晚憐毒賢者之攸厄怨尤絕乎天人表裏協於軌儀翳然以沒其誰則知惟我與爾同氣相得歷選千古未或能敵自幼至壯自壯

至衰於文於事如墳如麓其樂孔摯其情孔極舍我而逝云胡其速惟余無狀莫汝省視擯汝窮餓以至于此父母姊妹已皆喪失不死之賊獨立子孑殯汝墓汝率違古例昊天上帝其速我炭

再祭叔妹文

已亥

維歲次已亥四月朔日丙寅家兄憲基以菲薄之具哭告于叔妹孺人韓氏婦之靈筵曰嗚呼妹乎吾與妹相失於此世也今幾日月矣吾老且死妹又不返一相失而遂至於萬世之遠而不復相見也夫人有生則必有歿矣而於其中有死而去者有生而留者

其去者既死而無知矣而生而留者則有知而不能
不悲悲之無已至於死而無知而後已其後死者又
復如之古今一轍常然而不已夫誰則不然然吾之
於妹其爲悲也又有甚焉者卽此領吏之頃未死而
有知也吾又何以堪居也嗚呼妹乎昔我父母育我
五人而吾儕不幸伯姊季妹已歿於父母之側既又
仲姊亦不克壽其諸喪之於今也蓋已或四十年或
二十年餘矣吾生無他兄弟惟姊妹是依而早已歿
其三人則固無樂於此世矣所幸吾妹尚存齒差我
數歲而同躋於六旬之壽相依相慰如墳如窟在我

不可無妹在妹不可無我於二者去其一則如人身
之割其半也不可以爲成人也決矣而况乎吾妹之
賢且才也倘有於婦德而又能涉書傳通大義允矣
閨門之彥綽乎表世之範而其於我也知之愛之特
爲甚焉其知我也凡吾之所長無不喜之深而悅之
篤凡吾之所短亦皆有以維匡而裨補之至於吾少
日之所行吾少作之文字吾所已忘而不省者妹皆
認在於心而傳誦臚列於吾子姓婦女之前使之聞
而知之也其愛我也平居相對則便欣然忘食疾病
少有則輒憂形於色至於服食性習所安所嗜亦必

爲之導我傍人而使皆如宜風月清和或吟弄而樂也則與之酒以助其趣山水佳麗或觀游而歸也則問其勝而同其好或朋友講習之會親戚吉凶之事亦必爲之勞之勉之俾我有所與勸蓋其於吾之身與心凡所以撫安而將順之者事事靡不周至而至若於吾之新喪吾母也微吾妹扶護之力則吾其或殆矣情生於思思生於德其友弟之深且至也溢出於天倫常情之表是豈他人之丈夫弟十輩之所能企及哉今已喪矣吾又如之何而可忍也耶嗚呼妹乎以妹之行與德宜見佑於神明使之始終完福以

厚其生矣今乃大謬不然其始也擇得所從稱其爲對琴瑟鍾鼓雍然一室之內而有子有女又皆克肖婦女之身亦云可樂矣及其終也則先之以契濶之悲繼之以崩城之哭而又重之以西河之淚巨創至哀結其心胸永不可以辭脫矣始也高臺廣室饌玉被綺怡然以自得其終也則葦門陋巷簞食屢絕徒自守其不怨不尤而已嗚呼妹乎夫旣宜家矣則胡不偕老以永其樂乎夫旣有子矣則胡不卒育以食其養乎夫旣富厚矣則胡不久長以遂其生乎是必有使之者矣然而謂天命之端使吾妹而如此則

吾未之敢也天道佑仁善必蒙福理之常也曾謂吾妹之賢而獨不見佑於天耶吾之生也久矣閱歷乎事變亦已多矣凡諸禍福之來也固有自爲而自取之者矣亦或有因彼而及此莫之爲而爲者焉吾常悲夫凡係吾之骨肉至親並皆賢有行而並皆無祿以終不獨妹之爲然也自我姑氏若伯姊仲姊暨吾季妹莫不皆然是豈諸親之命一皆稟於氣數之變哉是固有由焉乃以吾命之薄而帶累其諸親波蕩蔓延剝床切身而使之無所樂於其生也况乎吾妹之在晚境也天下之窮舉集於其身而所謂骨肉至

親者惟吾一人在耳是吾父母之育吾妹也正使我於此而發出力以拯救之如赤子嬰兒之號于中野而付之以哺養之責矣以余無狀素行固已負於神明而適又值夫疾病喪威之厄饑饉空乏之困積歲累年不遑不寧遂置吾妹於相忘之域使之日陷於危而莫之省憂而至於此是吾不孝不友之罪上通于天而禍中於吾妹矣嗚呼妹乎惟吾空生一世碌碌庸庸而其卒也乃不能保一妹於艱難之際是名爲人耶夫旣自爲自取而移及於所親顧乃敢以委之於天乎言念及此悔之欲死矣若所謂悲之無已

死而後已者又何足云哉嗚呼妹乎自妹之逝矣父
母之血肉殆已盡矣而吾雖苟存亦已割去其半矣
天地廓然予子獨立吾身吾體吾自撫摩傷形氣之
無復有類而感吾生之行亦歸盡矣嗚呼妹乎其知
余之悲耶妹有恒言願先我而化今既遂其志矣顧
以我置於何地也妹喪之庇具也薄劣草次皆不中
式報葬之期又極迫促而冒雨浮水以就祔于韓君
之壙左而已是亦皆姻戚生徒之所共助而成耳我
在亦又何益哉自爾之後妹家之幼少哀苦單弱而
幸姑支保白氏女亦如昔狀而無他妹可以少慰於

冥冥之中矣喜婦之有娠則妹固已知而果以生男
又克豐盈而完好妹之不及見也是爲可憾矣嗚呼
妹乎妹之在世吉凶榮枯皆已如浮雲之過空矣惟
其德與才之無愧於古而可傳於後者在理不當終
泯吾將畧記其槩作爲一狀以示來後而病昏蕪拙
懼不足以盡夫形容之美其果能使吾妹不朽於久
遠也耶日月流邁彈指之頃而降服已除愈益摧痛
然服之除與不除固不在論而吾生之隔於死也亦
已不遠矣生既同氣死亦或有同歸之理耶然而此
又何可必也但所謂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

鳴呼妹乎與妹語而申訣於幽明之際者其止於斯乎然而言之未可以既也則亦默焉以腐其心而已矣悠悠蒼天此何人斯

祭權文翁文

辛丑

嗚呼文翁就食於南罟子於其地留其眷旣不得而返之又無需矣狼狽失圖將謀於故鄉乃以七十有一之年裹足千里五旬而後達達未數日而病而遂沒親戚朋舊之在鄉復見者忽如夢寐孀婦幼孤之畱滯於南者惟日望其還余而不之知也嗚呼文翁乎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惟文翁質直而有氣義孝友

於家忠信於朋友其才術又有以惠及於人若然者古所謂善人非耶平生坎屯臨末遭此嗚呼天乎奚獨於文翁乎而然也夫是之謂行惻而况乎吾之於文翁耶吾與文翁交好甚深文翁之視吾之親殆同於已之親疾病喪威靡不與共推之眷率大小以至宗戚交遊凡吾所憂虞文翁壹皆盡其心而無斃若其杯酒權燕披露莫逆則固不在說焉嗚呼友道之滅絕也久矣如文翁之於吾之爲者又豈可多得哉然而吾之於文翁則無絲毫以報之至如文翁之南行夫豈其所樂哉穉孫滿前無食無衣而饑凶荐至

謂南爲樂土不得已從其子而遷焉顧吾無如之何
不能挽止視之若忽然者而遂至於此吾於是豈得
曰無罪云爾也適茲文翁之來鄉也以喪明之餘而
長路茫茫中心有違氣竭力盡僅至於其所期之地
則遂以終焉是豈其命耶猶夫扼其吭而絕之耳嗚
呼痛矣尚何言哉始吾於文翁之南移也以衰老離
闊爲深恨俄復以得相見爲歡矣一見之餘而乃復
永訣人事之倏忽變遷乃至於是耶重以我居稍左
文翁之病而沒而歛焉皆不與知及其聞訃而匍匐
也則柩已出殯於邱壠而無復及矣蓋其爲間固無

多日而吾之負文翁也則爲益甚矣痛哉痛哉文翁
之逝也上念廟祔之在遠下悲孤寡之難返日幾乎
不瞑矣然而長逝者惟宜命分之是安而身後之事
又當有任之者至若生還於鄉歸骨先壠則亦可云
受社已矣幸文翁之無甚戚戚以違其平素之所履
也嗚呼我與文翁不可復見而吾老且病異日文翁
之就窆也亦難能於臨送矣今者之來舉觴相屬猶
如舊日惟靈尚有以鑑余之衷而來格也

初庵先生全集卷之九

初庵先生全集卷之十

墓誌銘

先考雲圃府君墓誌

乙丑
舊稿

府君諱就行字元五號雲圃姓金氏本籍熊神今嶺南之熊川縣也中葉移于松京有諱重材修義副尉五傳而至諱信珍 贈承政院左承旨是為府君高祖曾祖諱南元 贈戶曹叅判祖諱禹鎔武及第同知中樞嘗為公掌賑飢勞績聞于 朝考諱弘海號足窩早登上庠以親老故不復試鄉中賢有識皆惜其未需世也妣花開金氏諱麗允之女夫人之娠府

君也足窩公夢見古聖授以玄龜歸遺于夫人已而
生府君始舉卽有儀範若不可孩弄其在能言也有
疾痛忍之不令親知長者憂其病戒無勤學輒竊讀
以自課年十六以祿仕志治三經四書間游太學諸
儒有疑事者輒來質嘗試 殿講 睿獎動左右東
堂試 勅諸生析坐以防姦會驟兩諸生析者聚于
廊廡府君於大樹下獨坐自如有司指視之曰真大
樹將軍也因致油傘以蔽之凡四舉東堂三試禮部
皆不中 正宗庚子始闈大科辛丑仕爲成均館學
諭壬寅夏遷學正十二月辛卯 親政以書寫郎入侍

上屬目久之歷開年數及登科久近 特除事變
注書 命持筆入口爾乃今得陞六矣卽日拜典籍
癸卯夏移 思陵令甲辰夏屢階通訓爲奉常寺僉
正冬轉司藝乙巳春拜禮曹佐郎夏丁足窩公憂服
闋遂以母老不求仕間爲便養一拜本府教授平居
在父母之側怡怡翼翼終日有自然之和氣親所好
惡安否先承之恂恂若保嬰兒飲食必親授方婦女
以致適口親疾色蹙然若大痛楚在躬視不移於其
親少時足窩公當寒病疽府君手網捕鮒魚終日水
中凍凜無人色足窩公竟餌是魚而瘳金夫人嘗久

瘡危殫醫藥不效府君齋沐壇墀中夜而禱天尋亦
良已其仕于京六七年距鄉第五舍而遠苟不在告
書問之達于庭源源無三日間官有獲尺寸以上必
謹致之金夫人年至八十餘府君老白首天少寒躬
抱薪爇火手溫匙筋以進之朝夕烝烝以悅親爲事
遂不爲經宿之遊者十六年居喪戚而有禮其喪足
寓公值瘦癯喪無相也而殯斂一以禮無悔廬居泣
血不脫經帶喪金夫人也已久疾瀕危而持衰麻號
泣若絕觀者以朝夕危之竟終其制人以爲純孝之
報與弟妹因心而友未嘗一易其顏色教一子義方

不使治舉業以奪志與人交終始一節其未第與李
大邱義進友善旣而李以時議遭廢替交舊舉相改
而府君了無幾微異色旣第卽主其家不遷貧窶貞
疾忍窮苦澁堅所經閱皆人所不堪而處之裕然曾
無少怨尤也今 上癸亥四月六日終距其生 英
宗己未八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五歲翼月三日合
葬于淑人金氏之壙右在府南修隅里高山西麓丙
坐原府君寬正沈塞氣完而行峻其所執守坦坦有
千萬人吾徃之意平居冠襟整飭肩背凝竦終日晏
然內外隱顯坦然正大未嘗有計校苟且之慮雖處

小官必盡其職嘗爲祠官有某司隸倚其官有勢不
如律府君將繫治之衆皆危之多爲之言終不動最
後司官自來謝不預飭然後已每遷除動逾年歲而
未嘗一出力爲干謁僥倖計接物以忠公衆之事憂
喜至不能寐見有過當告戒面斥之若不容施爲嚴
密果決動而必成其務臨事見有所主不肯苟遷嘗
於被中有大蜈蚣行胃腹堅卧待其過然後起勝冠
時遇都下訛言舉城奔波府君方讀書徐出戶望烽
火更坐讀書夷然不輟所著詩文若干篇藏于家淑
人清風人副護軍諱郁允之女孝敬有至行事舅姑

疾病貧乏而終身竭力俾君子賴不憂於奉養舉二
男六女男長天次不肖憲基女長天次適開城金希
普次適慶州李源次適清州韓在濂次天次適漢陽
韓有恒憲基娶進士朴彭耆女生中錫忠錫金希普
生鎮魯鎮河李源生楫餘幼憲基竊惟府君仕旣不
顯退又以久疾自屏聲烈無所表著於當世惟此幽
窆之銘宜得立言君子以發潛懿傳諸永久而不肖
無狀旣不能獲遂所願葬再周歲又不忍久闕乃敢
私竊識如右納之壙南

先妣淑人壙誌

壬戌

我先妣清風金氏曾祖諱鉉祖諱麗澄副護軍諱郁
允其考也護軍公聘南原梁氏諱宗之女凡六舉男
乃生淑人鍾愛爲甚焉淑人口未嘗有傲言 英宗
癸酉二月庚子歸于我家君家素空乏而家君遊學
于外王考治家嚴祖妣金孺人多疾病歷四十載無
寧歲間以衣食故流離於禮湖牛峯之間而淑人以
冢適身專奉養疾痛飢寒而忘其身身日見星與灑
掃謹朝夕持飲食伺候於尊所夜退治女紅逮夜分
以席障燈光恐舅姑知而憂之也舅姑病憂形於色
庭除之間不聞其履響賣衣服器用以具甘旨資裝

遂空屢盥洗審滌拭盛寒暑對竈烹飪婢使侍傍而
不敢執也金孺人嘗曰新婦乃驕我口耶金孺人嗜
南瓜常植焉值歲旱庭土惡瓜葉枯一子微而萎矣
朝暮往以灌居數日旨蓄缺晨起往視之瓜則成矣
餉之甚甘焉素有病惟於舅姑病不一時作若已先
病也而舅姑後病焉則不覺已病之自己焉歲庚子
遘癘瘵尊長次于外一日王考呼于門外淑人匍匐
謁於閭內形貌不可復識王考愀然曰新婦乃爾哉
少女病謂汝當救之汝乃爾豈救人者哉淑人怡然
對曰恐不堪命願無以新婦憂竟力救得蘓家君屢

不第家貧困益甚無策王考使出分淑人辭曰飢餓
分爾願無離舅姑既得祿使從於京師又辭曰奉養
夫命又吾任寧可以祿食而違之哉其居室也溫惠
篤恭終身無謾言家君之仕于京六七年距數百里
繼其衣衣新故相代若同室授者妊子慎飲食惟正
與娣姒小姑如姊妹娣姒易其愛子而更養焉處人
物先彼後已無內外樂於過予而惡多取非禮不正
視之若浼焉嗚呼其平生善行皆未暇詳也獨歷舉
其終身洞洞一心奉養以迄于其終者而致詳焉淑
人剛明慈惠有至性所存主絲毫不肯放過必盡其

心不以幽顯夷險而有異臨終精神不亂曰夢舅姑
謂余言明日當復來奉養我我其明日死矣已而果
然寔今 上壬戌三月十八日戊子也距其生 英
宗庚申六月壬辰享年六十三歲而自十四歲承事
王考三十三年金孺人四十八年而其終也制猶未
闕而其發於正終之言者又如此翼月乙卯葬于府
南修隅里之高山西麓丙坐原卽王考墓次也家君
名就行字元五姓金氏貫熊神文科禮曹佐郎封先
妣爲淑人舉二男六女男長天次憲基女長天次適
開城金希普次適慶州李源次適清州韓在濂次天

次適漢陽韓有恒前一年沒憲基生中錫金希普生鎮魯鎮河李源生楫餘幼不孝子憲基竊惟淑人養舅姑於疾病貧乏契闊流離之中其困苦阨窮皆所謂人不堪其憂者而處之終身而彌篤至於死生之際而眷眷以奉養爲歸終焉是宜刻銘幽石布著徽懿以昭示來後而憲基不肖不能得當世君子以重其託又大懼遂泯沒不忍闕然乃敢私竊識如右納之壙南

從祖伯父學生公墓誌

嗚呼府君我曾王考同知公之嫡孫也同知公有子

二人長曰弘潤武科副司果季曰弘海卽我王考足窩公司果公三子府君又長也生于英宗庚戌十二月二十五日幼卽仁厚愛人見者謂可以世其家者聘于清州韓氏諱震愈女室又賢也然而未有子而遽沒于丙寅七月十七日年纔一十七於是乎我會王考之世嫡絕矣足窩公汲汲乎惟宗嗣是圖而顧諸子皆無有有子者夙夜憂恐積三十有三年而足窩公之年已周一甲矣時我叔父公就德有二子長允基方六歲府君之仲弟公就烈有一子履基又方娠或謂待所生者男也則取其長者足窩公念已

衰暮不容復待且以所娠之又未必男也迺取允基而立之既而叔父喪其少子久無子迨晚輒復有之履基久疾早死今嗣子緯有成立承先統宗上下俱宜人於是乎知足窩公爲先定後百世無弊卓然有著龜之明也雖然如府君克肖先德而闕以未遂孺人之賢又能終始婦德是皆足以有其後者故天理人謀叅合交感而不違於冥冥之中也不然事屢跌而終底於全完何如是之異甚也府君之墓始於冰庫洞先塋乙丑三月丙申改窆于府南五里峴名下羽之枕已原孺人附其左孺人之生日辛亥十一月

六日其卒日庚午十月一日壽八十府君諱就熹字晦伯我金貫熊川熊川之金本自金州金州廼金海舊號也中世移于松京有諱重材修義副尉於府君爲九世祖六傳諱信珍 贈承政院左承旨是生諱南元 贈戶曹叅判是生諱禹鎔卽同知公也外祖清風金氏諱萬景允基進士娶南原梁浩孟女生二男長夏錫娶雪城金光岳女次漢錫云

同知崔公墓誌銘 并序

正宗丙辰 上追念 景慕宮庚辰溫泉之行悉召其時陪從諸臣擢官超資前宣傳官崔公之宗其一

也始公以 英宗辛未武及第己卯由部將陞宣傳
居三年棄官家居甲寅資折衝至是年已七十二矣
聞 命赴闕拜嘉善大夫同知中樞府事 贈其考
禧徵爲工曹叅判祖考俊逸爲工曹叅議曾祖考世
賢爲軍資監正公字汝昂系出朔寧高麗平章事天
老之後也叅議公長子學生諱文徵娶某郡某女生
公叅判公取以爲子妣平山李氏後楨女蔚山朴氏
時蔓女俱 贈貞夫人公事叅判公及朴夫人左右
竭力居喪前後致哀謹於祀事每當祭之月輒預有
戒心克致如在與其兄友愛尤篤朝夕省侍油油然

不能去蓋其素行之積一以孝友爲主本故宦遊日
淺官以不顯乃於垂暮之年遭 聖明孝思之推爵
階二品榮及三世揚先垂後焯有餘光嗚呼是豈無
所本而能致哉公美姿顏性和柔清儉與人直而不
競臨事詳審見可而行素饒財晚而居貧嘗累歲不
夏衣家人病其垢弊公俚曰屢補綴以來吾無斃也
瓶粟告罄亦未嘗開口假貸人 當宁壬戌九月十
三日卒其日早起盥櫛蚤揃一如他日旣日暮飯已
脩然而逝距其生 英宗乙巳正月十三日享年七
十八歲翼月某甲葬于府東歸法寺故墟之北麓丙

初庵集 卷十 墓誌銘 九一
向原卽叅判公兆次也元配貞夫人順興安氏武及第景祐女生以乙巳正月十日卒以辛巳四月二十七日祔公左繼配貞夫人文義李氏士人宗謙女德性純婉撫育前室女常視如傷安氏家無後每遇其父母忌日輒具奠物祭其墓累數十年不替生以癸亥九月十七日卒以甲寅四月二十三日祔公右安夫人一女適沃川金德疑李夫人二男二女男長配衡娶生員熊川金弘海女次配鼎娶清州韓相澤女女長適南原梁希天次適金浦金德五長房一男景憲二婿清道金履炯安城金礪殷次房一男器鉉餘

幼嗚呼公之嫡婦卽余之姑也故余得公內行甚詳而樂觀其晚年之榮及公沒未終喪而嗣子遠終又未幾景憲與其幼孤俱亾蓋前後僅十稔而公之嫡嗣凡三絕矣嗚呼是又豈仁孝之報也耶配鼎要余以志公墓余誼不獲辭畧叙其終始之一二遂系以銘銘曰

謂天不報有年有爵謂天報之屢絕厥續天命匪亟要久乃定我銘在斯執契來慶

安東金公墓誌銘

并序 癸酉

公諱鏞字仲勳姓金氏貫安東安東之金出自新羅

敬順王第四子大安君諱殷說大安之十四世曰忠烈公諱方慶以勲德爲高麗名臣享安東勿溪書院四傳諱士衡佐我 太祖有大勲封上洛府院君卒官左議政謚翼元配享 太祖廟庭三傳諱碯策靖國勲封豐陽君卒官工曹判書是爲公九世祖曾祖諱夢禎祖諱道雄考諱寶喆俱隱德不仕妣西原韓氏諱福澄女公以 英宗丁亥二月五日生幼而姿美絕人嘗從人觀異國人異國人傳抱以爲異少長夙茂敏而曉事見義不苟介然有守充篤於仁愛爲人盡已始終不倦凡聞有喪輒色戚然以動人少而

爲父兄儕友之所期許蔚如也偶出遊東海上病卒旅次實 正宗丙午三月十三日年二十聞者莫不惜之曰斯人而止於斯命也翼月返葬于松京五冠山下麻田里之玉蓮峯西麓負子原從三世兆也配慶州薛氏縈儒女生一男早夭取伯氏子直源爲嗣直源娶陽川崔德崑女無育繼娶文義李時復女生相衡余考公之世皆以忠厚長德濟其美其盛也位與年稱之公不幸丁其衰也然其立心行已較然家傳之舊也而何衰與盛之足論哉直源學於吾先子與余有兄弟好今以公言行屬余以幽誌余固愛直

源之能世其德也不忍孤其意遂爲之銘銘曰
猗公實德率先啓後式穀之似報匪不厚刻示來裔
不替以久

叔父一齋公墓誌

戊寅

昔先考雲圃公出而游學以親無養不能自安於外
也府君方盛年懋學志在進取一朝棄所事以幹家
力養使先考無憂得遂其科宦而王考逮見其榮悅
論府君者蓋惜其不能卒業以需顯用於世然爲政
固莫先於孝悌也夫既行乎內又何憾乎不行於外
也府君諱就德字元一號一齋我金貫熊川實金海

也有諱重材修義副尉四傳諱鶴叟

贈司憲府執

義是爲府君五世祖高祖諱信珍

贈承政院左承

旨曾祖諱南元

贈戶曹叅判祖諱禹鎔同知中樞

考諱弘海成均生員號足窩妣花開金氏諱麗允女
府君以 英宗壬申十二月六日生兄弟二人長我
先考也府君幼而英銳爲弄輒屈其等夷長者命勇
不顧剝易及長記性絕倫日數千言治四書三閱冬
告功丙申一中鄉解而止其始爲養也不憚鄙事徧
歷艱苦寄妻子於婦黨而不恤者數年足窩公常曰
使吾無家累憂優遊以終老是兒之力也金夫人壽

林廡集 卷十
躋大臺食其養倘至及其喪矣卽置產業不問曰孤
露者何以家爲也殫誠宗事凡足窩公有志而未果
與已成而將壞者皆修舉之無遺足窩公以同知公
嗣孫死無後命府君子以立之旣而府君久未有他
子諸議將以所後子歸府君而更立嗣孫之後府君
不肯曰立子先人命也吾其敢改諸後卒有子人以
爲善述之報尤勤敦睦羣從子女之幼孤者或率育
之嫁娶墓埋之雖沒於瘠癘必躬殯斂而不之避以
故舉宗歸依之事大小皆仰而成也晚好書史考古
得失輒犁然有契於心喜遊山水所至從賓客留連

品題刻勒照耀遠近過者指而談之 當子丁丑八
月十九日以疾終享年六十六翼月辛酉就窆于孺
人李氏壙右寔府南勝戰鬥外下羽峴丙坐原也府
君眉宇秀爽性剛決明達臨事見大體其斷制處如
刀割物言論明快開口輒豁人疑晦至所操守始終
畫一不可移易輕財好義一諾千金愛好人材而善
體物情懇懇有隨材曲成之意孺人牛峯人僉使諱
夏益之女性寬直和吉事君子五十年小心如始歸
時子女過未嘗隱之生以庚午四月十六日卒以丙
子四月十九日享年六十七男長乂基進士出繼次

勉基女適潘南朴履恭允基生夏錫漢錫勉基生敬
錫朴婚生東洙噫憲基承事府君四十餘年考德深
矣竊懼久遠泯沒既備錄其言行數十事今於誌幽
之文獨舉其關於大體者一二而畧其餘是亦庶幾
乎府君平生之雅尚云

南原秦公墓誌銘

并序

南原秦公景舜以孝聞其弟曰景殷同德并美爲難
兄之弟景殷卽公之諱也余嘗一接公知其爲孝友
長德人也公之二子來學于余以公事行謁銘其何
忍辭諸公字元舉其先有諱王道通德郎五傳諱孝

昇同知中樞傳諱義一至諱佑訪是爲公高祖會祖
諱鼎錫以上四世葬在府北小月老洞丙坐原俱有
表祖諱重命折衝葬府南墨只洞良隱谷良坐原有
表考諱百仁礪峴鎮僉節制使葬府西杜門洞東麓
子坐原蘿山趙先生記其碑妣南陽洪氏諱禹績女
公以 正宗丙申三月二十三日生兄弟四人公其
第三也自幼孝順坐立進退惟父母命甫十五歲輒
慨然曰家貧親老何可坐而讀書也遂左右伯氏專
以奉養爲事其見義早決又性然也其爲養務悅親
志朝夕娛侍怡然色和竭力甘旨極其適口節制

初庵集 卷十
公之在鎮也距家僅一舍耳公與伯氏夏日省覲滋
味之具相屬於道不敢以官有供而少間於家養其
侍疾執喪皆克致憂哀尤謹於送終必盡其禮而忤
於心制鬻有終身之慕忌日常如袒括父客之常所
往來者數延饗于家時節饋遺壹如親在之日其事
亾如存類如此篤於友愛羣兄弟同居一第傳衣共
食如爲嬰兒時伯氏素善病公致養無不至家事巨
細極力幹治不令其憂也及其喪矣移柩于其嫂閨
門之內每事必關由於其室事仲母遇羣從恩誼備
至吉凶衣廩皆已任之尤喜施與諸所救助汲汲如

不及遇有人爲親來求者至假借人以與之期於必
濟而後已其前後所舉昏喪甚衆人或以是歸美之
輒曰吾伯氏之遺意也 當壬申四月十八日以
疾終年三十七臨終誡子弟以勿墜先訓他不及也
八月丁未葬于西鵲洞丙坐原距考塋北百步餘公
儀度沈重性忠實有守所主不輕去移年纔踰古有
室喪其配以已有子不改娶每見人有學問行誼者
甚尊敬之若嚴師然嘗語所親曰安得了家務營一
輿區與二三君子左右圖書以終吾年乎事雖未果
亦足以見其所存矣配義昌玄氏諱允德之女孝敬

端一才識明透輔佐君子爲益弘多生以乙未三月三日卒以戊辰四月二十五日年三十四葬祔左男三人應祿生員出爲伯氏後應福應麟女二人丹陽禹民錫花開金就權系以銘銘曰
孝于親悌于兄于宗于黨交有稱德以易色惟賢是篤脂膏之處乃心澹泊從其中之所存乃如是之純完宜其見於外者言足以聽聞胡不有年以食多社積躬以發後嗣人其永以

崧南金公墓誌銘

并序
庚辰

吾鄉故有詩社名其卷曰西京雅集所與多都中一

時之選能外榮利歌誦太平相樂以終老若開城金公諱光緝字子熙號崧南卽其一也開城之金出自高麗知開城府事忠毅公諱龍珠八 本朝有諱南寶吏曹判書謚文敏七傳諱墨楠 贈掌樂院正是爲公高祖曾祖諱承俊 贈工曹叅議祖諱仁成 贈戶曹叅判考諱龜澄同知中樞府事妣慶州李氏枝成女坡平尹氏修道女俱從職尹夫人以 英宗己未正月二十九日生公姿貌頎秀性和柔坦夷平居恂恂若無所可否至見人不是輒正言之不少諱避也自幼有至性同知公嘗病癰腦後公日晚之以

至良已同知公爲外氏無後命公攝其墓祀公每值
節日備致誠禮俾同知公校於其心旣失怙以伯氏
將僻處田廬恐毋夫人壹鬱迎養于家以致其懼兄
弟六人其五終公世皆無恙日夕相聚湛樂異居而
常如同宮爲季氏貧故歲割困以給之俾不至空乏
其內行之修完如此雅能詩業功令有聲然非其所
樂又少善病棄之不治亦不屑爲家人事惟引觴屬
客吟風弄月以自適嘗遊花谷有句云臺下波光依
舊白洞中山色爲誰青此其少作也而亦可以見其
所存之一二矣 正宗癸丑三月二十六日卒享年

五十五踰月癸酉葬于府南寺洞玉山東麓子坐之
原配康津崔氏昌遠女生二男三女男長希普次希
日女長李行綽次安貞益次崔尚欽武及第希普子
鼎禹鼎夏鼎洛女羅州金鎮行希日子鼎殷鼎漢女
崔柱衡馬澗憲基之先君子與公舊女以歸公之長
子憲基以故數出入公門獲承其聲歆今公之孤以
公弟進士公所述遺事屬憲基以爲銘誼不敢辭遂
撮其槩如右系以銘銘曰
篤人倫外世累是惟其中之蘊所以一觴一詠尙足
以見先輩之風韻

伯姊氏墓誌銘 并序

貧而無怨難此聖言也古今所畏况婦人乎然而吾姊氏能之是所謂先其難者宜有獲報於後而竟無年以沒悲矣我金熊川舊族也先考雲圃公諱就行先妣清風金氏克世清約簞食屢空孺人爲其長女自幼備嘗艱苦而天分寬惠爽敏幹長者蠱輒稱其意年十三歸于開城金君希普君學生諱光緝之長子也堂有兩老而生事日落孺人急於奉養諸所可爲雖甚勞且鄙不憚手足爲之胼胝而供甘旨未嘗乏絕其自奉則冬無綿夏無葛日且罕再食常充然

若飽煖者使舅姑忘其勞而安之與金君敬而有相所密贊皆家中大事以君善病常懷憂懼已肥瘠視君候以爲損益君嘗困而旅遊孺人貶削寢啖頓改於常至君歸乃復初所舉丈夫子四人女二人皆齒差數歲笑啼更進而未嘗以惡言詈之凡其孝敬慈愛壹皆見於艱難勞苦之中身愈困而德彌光憲基嘗於暑月日仄候孺人孺人時尚未食手舂磨甚急及與之見則言語整暇聽之琅然也視其貌怡愉如也憲基退竊歎息泣下嗚呼若然者其有所怨尤於心歟推是心而往亦何所處而不裕如也以孺人之

勤半生辛苦立家業長子女若耕之將有秋也而不幸短命又何悲也孺人生于英宗丁亥年三十六卒于今上壬戌其月日與其生適同寔十月十一日也臨終訣家人甚悉取故衣衾指畫歛事諸所不足輒以之有餘其神識明爽有不可亂者如此始葬寺洞學生公兆次已卯閏四月十日改窆于府西蜈蚣山西麓小月臺丑坐之原男長鼎禹次鼎夏次鼎洛季夭女一夭一適羅州金鎮行嗚呼憲基哭孺人已十有九年日月遠矣而悲益甚諸甥輩屢索以志幽之文迄不能就既又念志之終不可已也而悲又

無窮既也乃忍出其平日所竊記於胷中者一二以著之嗚呼是豈足以盡孺人哉亦以志吾之悲而已系以銘銘曰

嗚呼孺人德為後慕命為後悲命者惟天我將尤誰德則有銘尚其永垂

沃川金氏壙銘 并序 辛巳

某之執友韓君顯之有賢內曰沃川金氏進士諱啓塾女其卒也顯之哭之過哀錄其遺事數十則使來屬某曰藏而得吾子銘亦惟吾室之願也某惟吾匹妹即顯之匹子之婦也妹之疾而在家也孺人來視

之時吾先妣與諸姑姊俱在蓋以其初見孺人也既歸嘖嘖稱其賢不已其見其於他婦女未嘗然吾獨於孺人乎爲然故知孺人之爲賢而恨吾妹之不幸不得嗣其德而宜其家也今讀顯之所錄益得其詳悉此何忍辭諸謹案孺人之祖曰僉知中樞諱麗觀曾祖曰 贈叅判諱殷徵母曰金浦金氏士人德茂女孺人以 英宗己丑七月十二日生天分端惠明透動止有規度臨事卓然有士君子識其在室也進士公嘗病痞積歲孺人早夜左右一飲啖必嘗而後進進士公歎曰吾一女豈他十男比者哉年十五歸

于顯之顯之故儒者家世以禮法相承及孺人入門外內交賀其事舅姑順適其志意而謹治衣服飲食以養之其姑尚未老一以事委諸孺人動輒稱吾賢婦旣而舅姑皆久疾累年孺人衣不解目不交者徃徃閱月而不少懈及丁憂附身附棺校於心而勿悔祀事尤致誠敬所奉累世龕其蔬果諸物皆位爲之儲而以待其薦將祭率諸婦女潔齊治饌而誦所爲祭嘉言行聽使起敬嘗曰祭先無間近遠盡吾誠而已其事夫子順而有禮閨門之內雍如也拊子女慈愛異等而小過無所貸惠於家衆而導御有法賦事

責成不踰尺寸鑑別善惡使不正者服而自戢記性
過人吉凶大小諸所經歷雖甚久遠歷歷如在目前
事類之會致無失誤素弱善病而性不自逸綱理家
產夜以繼晷力於女紅刀尺絲麻未嘗去手人或勸
止則輒曰勤而得乃爲吾有否竟非有也顯之故清
貧惟以書籍自娛而其不示人以艱窶者孺人與有
力焉嗚呼是宜爲吾顯之之室而不可泯於後也已
孺人以 當于辛巳八月二十七日卒年五十三翼
月丙子葬于府東龍山西麓壬坐原寔顯之先兆之
次也顯之貫漢陽麗朝左政承文節公諱宗愈十八

世孫考學生諱就樂以孝行聞妣平昌李氏士人諱
仁謙女孺人舉二男四女男有恒早卒有觀女金山
白命性順興安廷珏慶州李鍾奎其一未行嗚呼以
孺人懿德高行宜得高壽以享厚祉而僅止於中身
何其惜也然顯之學古行修鬱然爲士友望而孺人
爲其嘉耦配德益章哀榮備至於存沒有觀又質美
當世其家者天之於孺人豈畜也哉系以銘銘曰
婦人之榮獲厥所從佩紱戴負孰達孰窮惟其死之
孔嘉是使生而愈悲也我銘其死以慰生者

高峯高公墓誌銘 并序

公高姓諱敬恒字義仲初諱夢良公早有譽談士以
初諱稱其生 肅宗戊戌某月某甲幼孤而貧好讀
書發憤感慨務進取於道常恨坐塵埃爲俗務所累
歲戊辰將去家入山中其告廟辭若曰某天賦朴愚
見聞不的不能奮起發軔造古人之域徒與凡衆翱
翔墜鄉人之坑日月悠悠靜思背汗若不變化從新
不惟不副三才之責抑亦獲罪於我祖若考今決意
就靜北入聖居山將庶夙夜博以羣經考先聖垂教
之原羣哲造道之梯通千古治亂之變人物賢否之
不齊體之於身驗之於心察之於事同歸古人而後

已是誠小子之職責云云遂盡賣薄田數十畝爲資
糧以去凡三年學益有進然疾作不能復起居五年
而終寔 英宗乙亥五月二十七日而年三十八矣
嗚呼其可悲可惜也已公天質高邁有英氣形貌短
小而聲若巨鍾其志其言動輒出人上甫十歲就杏
溪張公昌復學張公期以遠器弱冠與梨湖金公時
鐸新湖許公增築室講學所論說皆風動人蓋其爲
學以古聖人自期苟一毫未至卽吾事未了以至作
文書字事事皆期第一等稍落下便不屑意謂時可
以自我爲功業可指取有不徒歿於草莽之中也終

日整襟危坐俯讀仰思座有銘紳有書動靜存省案
置一木劔徃徃擊節以自激昂雖夜中非甚思睡不
輒偃卧其厲志自強如此而在聖居也所自給日僅
半升而已公所謂因學而致疾者非歟公守已甚嚴
表裏著白忍窮三十年無絲毫苟且慮嘗有一朝貴
欲館公爲塾師公拒不從曰我豈寄食形勢家者哉
與人交吐露肝腑一見如舊相識見不是則雖素所
狎拒絕之不少假道遇流離寒餓者解衣推食曰噫
我 后之民吾其敢不念之善談論論人臧否事得
失滾滾若決江河遇好山水輒起舞登臨絕頂則欣

然曰大丈夫未伸之氣此可以少展矣平生憤夷虜
變夏國耻未雪懣然若痛在已嘗遊至龍灣登統軍
亭西望中原痛哭其過廣州見三田碑亦然嗚呼是
其胸中豈常人所能與及哉案高之先出自濟州後
爲高峯人高祖諱仁復曾祖諱大男祖諱元相考諱
振興妣水原崔氏敷善女公葬在萬壽山南麓明陵
洞枕丁原配晉州姜氏聖佐女祔焉舉一男德成夭
以從父兄夢弼子德龍爲後孫四人有升有觀有漸
有鳳有升生錫禹錫魯錫周錫漢有觀生錫五錫九
餘幼公旣沒其友癡庵崔公舜星悼公賢而早沒爲

之伐石以表墓而蘿山趙先生寔記之其所以存公於後者遠矣今有鳳以公幽堂闕誌袖公遺事屬余以爲銘余惟公以七歲孤童能奮然自興知人生所
有事而盡力以求之斯可謂一世豪傑之士矣雖其所以求之之方與其得之之驗今皆不得詳然人病不知求耳苟其求之不已必有得之之時而不幸無年竟止於斯豈非天哉余於是三復歎息而爲之叙如右系以銘銘曰
氣可以凌高而厲空志可以邁往而越今彷徨沉鬱於窮廬之中天不假年以終噫其悲

開城金君墓誌銘

并序
壬午

余友金君德成而行甫世以孝友傳其家其長子歿而行甫哭之過哀幾至於病余旣吊且廣引譬以勗之而行甫泫然曰吾豈徒蔽於愛哉是兒也宜有以世吾家者惟吾行負神明以致其歿也吾安得不然旣以其遺事一通抵余曰苟子之惠一言使得以不朽則吾可以塞其悲矣余受而讀之固篤於孝友者也其父之哭之也宜然余思所以塞其父之悲而慰孝子之靈於冥冥也輒不辭而爲之銘君諱洵字允實其先出自新羅大輔公諱棊至麗代有諱龍珠知

開城府事子孫遂以著籍入本 朝有諱南寶吏曹
判書 贈領議政謚文敏號月村生諱曜府使八傳
諱益謙生諱光鍊是生三子長諱命逸以孝聞號畏
庵而行卽其出也季諱命遠無嗣畏庵公命而行後
之寔君高曾若祖也母曰清風金氏宗瑀女君以
正宗丁未五月二十一日生自幼聰悟有至性而孺
染家庭一舉動未嘗違父母心旣長就學文義驟進
旣而曰貧而讀書固士之常奈親無養何遂力治產
一物之微得之輒爲親而喜其侍親側烝烝怡愉在
寒煖察旨否先意以供之親所喜賓客極力招致盛

酒食以窮其歡親疾粥飲藥餌必躬烹煎以進未嘗
去離其側歲甲戌祖母禹夫人疾猝劇君適在海西
忽并夜至家曰吾思祖母而來耳翼日禹夫人終其
誠孝之至自然有感如此與其弟友愛尤篤食而同
案衣而共縫如爲嬰兒時一妹早寡無育君白其親
率育于家撫摩憐愛惻然如傷一味之旨必先於其
口蓋君於親屬之養意常過於其物其於事親也尤
得古人養志之意丁丑春君以親年向衰愛好閒靜
而伯父居在北山下遂就其鄰而卜一墅以奉之林
泉之間室家團圓便身畢給使其親陶然日有餘樂

而君遽以喪矣天之愬於孝子慈父之情也若是其甚哉噫其可悲也已君薄游湖西暴得疾以辛巳九月十日卒于恩津之地年三十五矣翼月十四日返葬于府南青郊面射亭洞先塋東麓甲坐原君長身美髯軒雅有長者度處心剛直而斷事明快見可爲則勇往有蹈刃之意與人交吐露肺腑無少回隱急人之難甚於在己性頗疏宕有奇氣每意到輒與一二同知佩酒遊佳山水解衣露頂窮日幽尋超然若長往者君娶金山白氏武及第宗性女無丈夫子一女適結城張基仁銘曰

子之愛父達之天下無間然矣父之於子也無亦以其子而有愈至焉與父子之間至爲私也而有至公者存吾以是銘君庶無愧言

霞村金公墓誌銘

并序

上之廿有三年癸未十二月癸卯霞村金公年九十以終憲基與韓君履源相斂事旣訖孤相璟哭而告二人曰先君樂多賢友所與遊皆一鄉善士旣耄老故友無在者每道其善言行而思之一日寢而興曰吾夢見韓佐郎金雲圃從容如他日旣寤猶如有得也此今年某月日事神情炯炯非若朝暮人今乃然

相璟言已又哭佐郎公卽韓君先君也雲圃公卽憲
基先君也二人則又泫然流涕旣而相璟錄公遺事
屬二人以志與狀曰藉世好敢以勤也憲基不敢辭
乃撮韓君狀叙而銘之其叙曰公諱德茂字 系出
新羅中世移籍于金浦會祖諱 祖諱 考諱 武兼
妣貞州金氏諱 女公以 英宗甲寅九月六日生
儀容端潔行已謹約言必憲而後發然至辨臧否別
是非介然自守有人不可奪者幼而聰悟絕人所課
書不三數遍輒能背記久不忘失稍長治明經業吟
誦朗然而析義尤精人以早闡科期之旣而謂爲弟

子職不當專功令以彷彿棄去不事時宣傳公宦遊
在京祖考學生公已年高矣公幹蠱奉老克承父志
日必早起在視供養惟謹董率家衆制家產極有條
法其供宣傳公旅遊雖道里遠志物無不備至至如
衣服之類事事必各具數通蓋以宣傳公樂與朋友
共故也居喪尤盡情文前後皆以戚聞奉先致誠至
八十始老傳而每祭猶衣服冠坐而待徹六世祖以
下皆具碑誌手自撰次而書之先塋族墓也墓位甚
多每登隴則掃除封植必遍及於傍親而不遺季父
早世而有幼孤三人公拊之甚篤比其長常視如嬰

兒然有過則必槌而戒之嚴季母李氏常謂其孤曰
汝有兄如是吾復何憂哉有從弟負公貨以緡計者
至累百時公家已貧矣猶盡斥其所餘以償之曰有
我在無泛及於他親也宗戚與同憂樂其遇染癘而
病者亦必赴救之如不及見人有避是疾於親屬者
則甚非之以爲害義傷教其篤於人倫而見義必爲
如此平生交游必擇孝義忠信而與之其少也有松
竹社月再會講以相磨礱後又有真率會則蓋取優
游自適之意而亦必以德誼相輔焉晚居崧下之彩
霞洞年旣高矣屏絕世事恬閒以自養居二十餘年

遂躋耄期而神氣愈益精明靜夜念少日所讀書了
了然可記所經山川歷歷在眼意會輒怡然以自樂
其居恒宴坐溫粹之氣達於面貌人卽而望之依然
神仙中人也至季年 朝家以優老 恩授資通政
嗚呼公之所以自致於是者豈非以所養之有異於
人也歟卒之翼年二月某甲葬于松京治西烟霞里
武台洞先塋北岡庚坐原寔孺人竹州崔氏之壙右
也孺人諱 之女柔婉恬貞甚有婦德壬子十月二
十二日庚申九月一日其生卒也有二男一女男相
瑤前沒次相璟女適金啓塾進士相瑤一子在復相

環五女李某張某秦某二未行金婚子仁敦在復生
奎益 益餘不記其銘曰

老也在得惟聖之戒無德而衰則取于外我公既老
其欲益寡得喪榮辱恬然未捨炯炯者中其存伊何
舊業經傳如新讀過山水雅好灑然在觀心之無物
惟善爲主因感而夢友之仁者寤寐今古致匪二也
惟公昭朗由養而得是謂之壽有壽之樂彩霞之水
長逝不還斂形茲邱後人攸歎

亾室孺人朴氏壙誌

嗚呼此熊川金憲基妻孺人朴氏之壙也孺人免身

七日以 當子巳巳十月二十五日卒其夫誄之有
曰吾與子遇廿有四年伉儷之情實有倍於他人者
吾家素貧無以爲養而吾親甘旨得子而無匱親疾
多年無他兄弟而夙夜扶將惟子之與共及親之喪
惟有祀事之可追則子又竭力從事非惟粢盛豐潔
而尤於事歿之際得其養生之意焉吾自乙丑去喪
之後卽與子約曰吾今孤露無以家爲吾與諸幼喫
着悉以累子而栖止講劇於巖廬山室期至十年而
後出子其肯相助否子卽許諾之蓋自結髮以來艱
虞相濟息誼鄭重有非如安樂之家富驕之門晏然

以居室者比也云云繼而曰惟子生富豪習宴安自
爲吾家之婦脫粟布衣處若素習而疾故喪威連歲
憂悴外勤其肢體內損其心志積以虛耗竟至於此
則子之無年由我而然也云云此皆其實蹟也後十
有八年其夫始復撮誅辭爲之誌而補其所未及者
曰孺人資性淵吉秉心忠確其於養送之際盡傾其
資裝所有而無幾微難色娣姒姊妹之富樂逾於已
者喜之若已有未嘗有歎羨伎求意接人和厚言語
肫肫至見不是則有如汗穢在前必斥去之不能容
也此又其性行之大槩也嗚呼其可惜也已孺人生

于英宗癸巳六月二十八日卒時年纔三十七始
葬松京治南修隅里高山西麓先塋之右岡翼年庚
午四月十一日改窆于左岡枕丙原朴氏貫淳昌高
麗淳昌君謚貞穆諱濟世其鼻祖也曾祖諱尚煥祖
諱命熙武及第僉知中樞考諱彭耆成均進士號間
涿妣木川馬氏諱龍表女其夫之祖曰諱弘海生員
號足窩考曰諱就行文科佐郎號雲圃妣曰清風金
氏副護軍諱郁允之女也孺人舉三男一女男長中
錫次忠錫次卽七日兒五歲而夭女適水原白膺鎮
其夫再娶全州李元務女舉二男仁錫義錫萬源中

錫出英洙夔洙白婿出誌旣具使中錫書而納之壙南時崇禎紀元四周丙戌月日也

從父兄進士公墓誌銘

并序
丙戌

我曾王考同知公有二房長諱弘潤武及第次諱弘海生員號足窩寔我王考及第公之長子諱就熹學生娶清州韓氏諱震愈女無育而夭足窩公擇於諸孫命公後學生公以承同知公祀公卽足窩公次子諱就德號一齋之長子也諱允基字稚明我全貫熊神今熊川縣也中世移于松有諱重材修義副尉六傳至諱南元 贈戶曹叅判是爲同知公考同知公

諱禹鎔德以傳世世有聞望於鄉里一齋公之配曰牛峯李氏諱夏益女 英宗癸巳六月四日生公其出後也年纔六歲矣而已俊爽有材器所作爲動輒出羣輩先旣學書日誦數千言力治程詩與義日兼數人之課而才思泉湧筆翰風生人有刻期以試之食烟一管章已就矣而詞翰俱美每入試場操一筆一紙有獨掃千人之意凡再舉成 當字辛酉進士一齋公悅曰吾少治舉業爲養未究志兒今成吾志也公天姿卓爾不羈氣若陵駕於人而內淳淳仁善測之而無可間然奉先克遵家法時節裸獻將事甚

本庵集 卷一
三十一
虔深於孝友其於父母昆弟之際不容妻子絲毫私
親心有未悅敬謹起孝未嘗作於意其事韓夫人養
送無遺憾一齋公喜遊山水公常奉杖屨先後隨方
悅適俾極覽對之趣侍疾累年服勞奉養尤多人所
不能爲者睦於宗戚幹治其吉凶事不以勞苦而爲
解蓋公資稟既厚而其得之家庭者又然也性嗜酒
遇所親往往劇飲縱譁窮日夜不厭然其所取友顧
在於經術行誼之士數相從以自資益觀於此而公
之所存槩可見云辛巳四月十九日卒年僅四十九
五月辛酉葬于府南青郊面下羽峴丙坐原寔公所

卅以葬學生公及一齋公者公之從葬固素志也配
南原梁氏士人浩孟女舉二男長夏錫娶生員義城
金粹女生二子洛源起源一女慶州李奎柄次漢錫
娶祥原崔錫萬女生一子星源餘幼噫憲基無他兄
弟獨有公在幼同抱於王父母長共承事父母今去
家庭盛時邈然若邃古而公又早棄我而逝後死者
爲復有以樂其生否耶嗚呼悽矣銘曰
繼父之志繩祖之武克孝克睦允宗之主胡不久生
門戶之扶後死爲銘惟以永吁

泊然齋金公墓誌銘 并序

惟中京族大而右者曰海豐金氏海豐之金蓋多聞人而其尤以行誼著者曰進士諱載晉字桐叟公孝而好禮生事墓祭克致情文之備而其行于家者吉凶大小又舉有成法蓋金氏之盛舊矣至公之興而凡諸儀式始彬彬然稱其爲家可著爲子孫後世法是豈偶然而已哉公聰悟慈仁幼長自知事親其致養也終日怡愉務以悅親爲事考生員公性剛直事或過中公常委曲以調適之俾得其宜爲生員公好客也日置酒以奉而每五日又必盛供具娛之遇慶喜則設家宴以上壽居恒整比家衆輒不敢高語出聲

庭除之間穆如也生員公暨母金夫人皆年高矣而未嘗一日不樂其侍疾也藥餌飲食必親調嘗以進無須吏告休時家人嘗竊識之其目不交睫者至旬有餘日也丁憂也喪具之凡所得爲無不校於心者而持制堅苦幾致成疾其居母夫人憂年已五十六矣猶不懈而益篤奉先也立祠如禮齊必沐浴官必備內外降登薦獻必以其式以盡如在之誠居常孺慕墳庵之居一年常過其半而其遇生日尤必在墓下悒悒以終日焉蓋公之孝本於愛而致禮以行之故所以備極於終始者如此非若今人之孝徒能於

養而儀不及物者比也嗚呼賢哉公喜讀朱子家禮
舉事壹遵而無違其處閨門訓子女亦皆以是爲則
云公美姿顏舉止端敏氣溫而質方見人有鄙詐佞
曲者甚耻之若將浼已然亦不加以惡言敬遠之而
已素富厚不以財自喜常以疏太傅損志益過諄諄
諄爲子弟戒而自號曰泊然雅善詞翰愛才好士又
善飲酒客常滿其座其田園財粟之施於所識者甚
衆殆遍歲甲寅城南失火延燒數百家公以錢數萬
均諸其尤無資者而不使之知其爲之者其用意長
厚如此晚而爲無子也姑蓄一妾旣而獲其所與私

者公輒自笑曰妾御固豈吾物耶遂并其室屋器什
而斥與之人又歸其雅量也公以 英宗甲子十一
月二十五日生 正宗丁酉成進士 當子甲子正
月二十七日卒越二月十一日葬于府南高山洞枕
癸之原卽生員公墓左岡也有遺稿藏于家海豐寔
古貞州今豐德府也其先有諱守四傳諱大春好遊
山水不求榮利人以處士稱是爲公五世祖生諱承
輝 贈司憲府執義生諱宗燁 贈承政院左承旨
生諱始光武及第生諱亨百卽生員公金夫人貫花
開諱麗允女是公高曾祖若考若妣也世德詳于先

碣配祥原崔氏虞候昌祐女柔嘉有儀克配德無違
生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從左繼
子曰弟載普子彥師女全永紹彥師娶河濱李某女
早卒無育取再從兄時學子尚祿爲嗣全婚子慶會
慶魯女白憲祖尚祿娶江華河聖運女噫公之母夫
人卽吾祖妣之妹也二夫人閨德爲鄉族楷範而享
有遐福先君與公皆衣斑承歡何其盛也今不可以
復見矣憲基又辱公眷厚家貧親病賴公以資濟者
甚至此又何敢忘也公墓有徐尚書榮輔顯刻在而
幽堂闕誌尚祿猥以屬某某固非其人而辭又不可

也輒舉公孝德之大槩以叙之而系以銘詞曰
乃志欲孝物不克於歎傷哉古自昔繫公有志而有
物天錫孝子百景福朱頰皓髮巧趨踰其服伊何五
色明甲子一周反先岡在生去親纔五霜烝烝孝思
後維則登茲惕然思肖德

是憂韓公墓誌銘

并序

蘿山趙先生講道中京其親炙最久而學有本末者
曰清州韓公諱履源字景和旣先生沒十有九年公
又逝士友莫不盡然以人亾道孤爲慟將塋屏山金
憲基叙而銘之其叙曰公之先自高麗太尉諱蘭始

著其後儒宗名卿磊落相望在麗季有曰柳巷文敬
公諱修 本朝有曰左贊成文靖公諱繼禧處士趙
靜庵門人諱汝魯尤其聞者而處士孫諱守鍊 英
陵叅奉不仕寔公九世祖自是不大顯而舊家之風
故在高祖諱渭信 贈叅議曾祖諱而琦祖諱獻周
考諱道奕以孝 贈戶曹佐郎佐郎公始聘康津崔
氏諱碩與女舉三男繼聘鎮安張氏諱晚貞女舉二
男公其第四也公以 英宗丙戌七月八日生幼卽
仁恕近道嘗與同隊遊被毆血見而不少反報人試
詰之曰我痛矣苟反毆彼又如我痛故不忍也及就

外傳籍記匹兄忌日並作陳饌圖置囊中至日輒助
之奠而哀甚焉其良能之發於天類如此稍長事親
愛而能敬怡愉洞屬得古人養志之意佐郎公嘗病
痔踰年公不辭帶養之如日常以佐郎公善病憂
不去心間以事在外夢有異心動走歸佐郎公果疾
作而已止矣庚戌遭佐郎公憂旣絕以體尚煖冀其
復蘇未忍遽遷尸逾日乃始浴襲及殯葬一遵禮無
悔守制斬斬如也時公年尚少三兄皆已早世孀嫂
纍然滿列而氣味之酸醎不齊公維持調適動得其
宜致闔門雍睦一如佐郎公在時無改也公以

公厚德不揚遍求當世賢有位者以謁誌碣卒以其
孝行徹之 天而蒙貶典甲戌冬也已卯遭太令人
憂時公已衰疾而執喪一如前喪而加篤焉教育一
弟情如飢渴導之從賢師擇仁里所資其爲學者甚
至宗族與同憂樂疏戚無間然雖服窮而居遠者苟
一再接皆視公如懿親嘗以家藏譜牒有不備徧徵
於京鄉諸宗其旣得也則凡係先世一行一節莫不
感慕服膺又廣攷究以闡其幽而張其事遂儼然爲
韓氏文獻之主後有譜事雖在京大家亦倚公以爲
重焉 當子丁亥二月十九日以疾終享年六十二

將終神情恬然手題詩以示志詞翰端好如平生區
處後事甚悉翼月丁酉就祔于其配李氏之壙右寔
長湍寶鳳山南麓基谷丑坐之原也有基谷雜記六
編藏于家公仁信坦直而寬毅有力量貌不踰中人
而對之有如山之重少治舉業一赴試棄去遂就蘿
門委已服事慨然以古聖賢自期嘗取孟氏未免鄉
人之戒自號以是憂蓋其操尚樸素故其學專以誠
實爲本其讀易詩書如讀小學要皆取益於日用義
理精微人所乍窺而夸諸外者公卽默而識之及其
出諸口則只如俗說而其味愈長其存諸心也隱顯

無間動靜有守雖困厄在前而內常安閒以故其所
經險阻或有人所不堪而公卽隨所遇而夷然無累
也其措諸躬也服食居處凡外誘一切遺之心外惟
日循循於規矩準繩之中也其處事也智慮淵深事
必得其要領及其行之舉大體不拘小節故簡直而
易行動而必成其務也其制家也以勤儉爲世守之
寶甘貧守約任子弟以樵汲然凡於禮事必遵儀式
而物具樸然若邃古之初也居恒雍然鎮內外以和
靜其叩盆在未衰時而憲家衆不安絕不畜妾御以
終焉其接物也虛已遜志無物我之間而匡救獎勸

各有其方使人善增長而惡潛消然旋別甚嚴於其
賢者則託志深重吉凶緩急視同一已於不可者輒
早絕之衆或疑其過甚後乃服其明也雅尚名節嘗
感 神宗皇帝再造東方之恩著 萬曆援東記復取
萬曆錢一文常留在身以寓向日之意讀 本朝史
至己卯乙巳諸賢爲邪枉所構陷憤惋如晷日事揮
涕洟若狂尤好山水所至輒躡險搜勝悠然而忘返
謂人居止必於是二者之間然後耳目有所開志意
有所發故嘗求田間舍於湖嶺之間卜築有指擬而
未及果云竊嘗論世之學者其尚本者敦於行而忽

於事事物到前有茫然而不知所措者其不然者或習於世務而無本之可稱二者皆不免其爲偏也若公制行之純旣如彼矣而其器識淵偉雖使之進爲而臨大事吾知其有餘裕矣然則公可謂通材實學者非耶李氏安岳人宗祕女孝敬端方倘有婦德爲夫子所甚宜生以甲申八月二十七日卒以壬申五月十二日享年四十九舉三男三女衍東先公一年天允東出爲仲父後奎東崔潏海崔致鉉梁鼎復婿也衍東一子益容允東二子漸容允容崔潏海子益權崔致鉉子漢綺進士餘幼噫余於公平生從遊思

義兩至朋友而兄弟也今其季述源甫若其諸孤勗余以是役固非其人而責有所不敢辭者謹據公所嘗自叙與其家間所相傳誦者而叅以平日窺測之一二列之幽墟嗚呼是尚可以徵公而興後人於方來歟其銘曰

昔夫子答子張問達之言曰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實其言茲若人之云乎夫惟樸而不華克己去利肫肫謙約所往無礙是固篤實而自得又何有乎聞與不聞而爲忻戚也

海豐金君墓誌銘

并序
丙戌

詩不云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以余所覩若泊然金公諱載晉事親始終以禮鄉邦稱之茲所謂孝者非歟而卒無子子其季武科公諱載普子彥師君又服習庭訓嗣德無替而輒又無育以天蓋泊然公之嗣至是而再絕矣其於詩所稱爲何如耶豈天道有常變固有所難必而然歟噫其可悲也已君字永受其姓望曰海豐海豐寔古貞州今豐德府也高祖諱宗燁贈承政院左承旨曾祖諱始光武科祖諱亨百成均生員泊然公成均進士妣祥原崔氏寔侯諱昌祐女武科公配曰木川馬氏生員諱之光之女也君

以 正宗壬寅十二月十二日生姿貌丰秀性端方邁穎而接人辭氣雍容卽之可樂也幼從馬部令游學馬公亟稱其幼儀閒甚其在家庭也孝敬温謹循循有禮度見者以爲真泊然公子也不幸年廿三卒于甲子七月二十二日時泊然公之喪尙未踰年也始塋松京南高山洞先兆次某年某月某日改窆于礪峴鎮金谷某坐原配河濱李氏士人宅欽女繼子曰從祖兄生員時學子尙祿娶江華河聖運女噫吾先君與泊然公姨兄弟也相愛甚至以其好貽及厥後昆而勿替君之沒已十有餘年矣余每於親戚衰

盛之感輒悼念君不置今尚祿謀所以誌君者以馬
公游所爲狀屬余爲銘余豈其人哉顧以嘉其志之
能追先誼也不辭而爲之文銘曰

余旣悲泊然公仁孝而無嗣兮重哀君能子而弗克
卒厥志是固天命之姑未定自古遭者或不能勝兮
苟君之螟能繼君志以嗣乎泊然公之德之馨是泊
然公爲終有後而天命之定也於是乎爲始而可以
永久矣嗚呼惟君之靈尚有以自慰於冥冥也歟

初庵先生全集卷之十

